

【专题论文】

程家骅：中华民国的“外交遗民”*
Cheng Jiahua: “Diplomatic Remna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何启良* (台湾文藻外语大学)

Ho Khai Leong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Taiwan

E-mail: Ho_khai_leong@hotmail.com

Published online: 30 June 2021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Leong, H. K. (2021). 程家骅：中华民国的“外交遗民”.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2(1), 59-72.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2.1.4.202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2.1.4.2021>

摘要

程家骅（1905-1976），安徽潜山人，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早年投入外交界，曾任中华民国驻印度尼西亚、萨摩亚等地区领事。1948年，他被派到英属马来亚，担任中华民国驻马六甲领事（1948年9月-1950年1月）。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他卸任后选择居住在马六甲终老；加入了马华公会，在培风中学短暂任教，接着担任马六甲育民中学校长（1961-1967）。本文企图勾画他在1949年英属马来亚中华民国领事馆关闭后选择居住在马来亚的一些状况，尤其是从未刊行的《沈慕羽日记》里，进一步寻找他与沈慕羽在之间的交往，以及他在马六甲华人社会的政治、商业、教育和交游活动。他离职后曾经有一段时期在马六甲华社相当风光，但是后来其光芒逐渐消失，晚年郁郁不得志，以致孤独以歿。他被作者称为一位中华民国的“外交遗民”，在中国大陆朝代替换之际，选择长久移民马来亚，就把此地当作故乡，努力在地化。其一生或许可视为中国南来知识分子经历的外一章。

关键词：程家骅、中华民国驻马六甲领事、外交遗民、沈慕羽

*本文主要修改自本人的《沈慕羽日记研究·交游篇：结客行》（未出版）的其中一章，经过调整和修改，投稿到本刊。

*文藻外语大学特聘教授

Abstract

Cheng Jiahua (1905-1976), a native of Qianshan, Anhui,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of Yanjing University. He joined the diplomatic field in his early years and served as the consu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Indonesia, Samoa and other regions. In 1948, he was sent to British Malaya as the consu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Malacca (September 1948-1950). After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moved to Taiwan in 1949, he chose to stay in Malacca. Later he joined the 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taught briefly at Peifeng Middle School, and then served as the principal of Malacca Yumin Middle School (1961-1967).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outline his life in Malaya after the closu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nsulate in British Malaya in 1949. An effort is made to extract from the unpublished “Sim Mow Yu’s Diaries” to inspect for the contacts between him and Sim Mow Yu. Initially his life in the Malacca Chinese community was quite fruitful, but later as the glamour of an ex-consulate slowly disappeared, he spent his later years in loneliness. He was called by the author a “diplomatic remna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en political power changed hand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he chose to emigrate to Malaya, and called it home. He also tried to identify himself as a member of the local community. His life may be regarded as another interesting chapter of the experience of China’s literati who have chosen to emigrate to the South Seas.

Keywords: Cheng Jiahua, diplomatic remnant, Consulate of Republic of China in Malacca, Sim Mow Yu

一、政权交替间的外交官员

1949年是个动荡和关键的年份，在兵马倥偬的混乱局势下，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有大批重量级学者从大陆跟随蒋介石到了台湾，胡适、钱穆、梅贻琦、傅斯年、李书华、罗家伦就是其中佼佼者。这段政治史与文化史有很多文献记录。在这个时代大变迁里，中华民国的外交也起了极大的变化。1945年二战结束后，中华民国代表“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并且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时中国跻身世界四强，其外交势力不容忽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国政府在美国的支撑下仍然有许多朋友，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日后世界各国纷纷与北京建立邦交的趋势。英国政府于1950年1月6日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英属马来亚的中华民国领事馆同时感到极大的压力，领事停止办公，如怡保和新加坡（旧称星嘉坡、星加坡）领事馆隔日就宣告关闭。¹

许多国民政府的外交人员纷纷离职，但是也有不少磨蹭观望。有投共者（如驻缅甸仰光领事馆的涂允檀），更多是仍然拥护中华民国政府者，他们立场坚定，没有效忠认同的转变。²也有少数选择留在驻使地，居留终老。其中程家骅、马天英、马俊武和黄润岳就是选择居留在马来亚的较出名的外交人员。当时总部（大使馆）在吉隆坡，怡保和马六甲乃分馆（领事馆）。怡保领事为马天英，马六甲领事为程家骅，“二领事亲自开馆，复亲自闭馆。”³

有关程家骅生平的文献与资料零星碎散。他具有很资深的外交履历，离任中华民国驻马六甲领事一职后，从商从政皆不成功，最后的职业是中学校长，退休后选择在马来亚终老。有关他的生平掌故不多，其人其事在马来亚华人文化史上也少有人提起。⁴因此，沈慕羽日记中有关程家骅生平的记述以及与彼等的交往，就显得特别珍贵。他虽然在沈慕羽交游圈里并无特别大事可记，然在默默耕耘中却是另一番风采。他选择居留在马来亚，是中华民国外交人物滞留在国外不归的一个案列而已，却也反映出—一个时代缩影。

沈慕羽与中华民国驻马来亚的外交官都有不同程度的相识。他曾写道：“中华民国派来马来西亚的外交官，前后有好多个，我都认识。他们是高凌百、伍伯胜、马天英、许孟雄、程家骅、黄延凯、李琴、张仲仁、阎志恒、孔令晟、殷惟良等人。”

¹ 1950年至1964年这一段期间是马、中（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真空期，马来西亚和双方均无正式外交关系。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之后，开始和各国建立邦交，马来西亚和中华民国也在这时候恢复邦交。1964年11月26日，中华民国驻吉隆坡领事馆开馆，首任领事为张仲仁，接着1969年把吉隆坡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1974年敦拉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了破冰访问，于1974年的5月31日正式建交，在1974年6月正式与中华民国断绝领事关系。断交后同年8月，中华民国在吉隆坡设立了“驻吉隆坡远东贸易旅游中心”，只维持必要的联系。

² 参考许文堂，〈1949年中国变动之际外交官员的认同抉择——以驻法国使领人员叛国附逆案为中心〉，收入台湾教授协会编，《中华民国流亡台湾六十年暨战后台湾国际处境》，台北：台湾教授协会，2010年4月，页52-86。

³ 许云樵，〈星马设领始末考〉，《星洲日报》，1960年1月1日。

⁴ 许万忠，〈纪念程家骅老师〉，〈商余版〉，《南洋商报》，1987年3月3日。

（1989年7月11日“孔令晟不忘我”日记）。⁵程家骅名列在这个沈慕羽如数家珍的名单里，显露出他初来马来亚时的身份其实在他后来的社交圈里极为重要。在沈慕羽日记关于程的讣闻里，他也刻意提及他的外交家身份，潜意识里似乎在比较此职业的风光度与其身后之凄凉，显得不胜感叹。

二、领事：事业的高峰

程家骅一生事业最称心得意的时段，应该是他担任中华民国外交大使的日子，尤其是驻马六甲的几年。驻外国大使乃贵官显宦，位尊势重，君不见当前马来西亚华社如何超级礼遇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参赞、大使。程家骅担任中华民国大使之时，正值“中国”名列世界四强（中、美、英、苏），其地位之显赫可想而知。当时中华民国的总领事馆设在新加坡，在马来亚吉隆坡、怡保和马六甲也设领事馆。

1948年，当程家骅被国民政府委任来南洋时，消息不胫而走。翻开陈旧的报纸，我们还可以阅读到有关他生平的一些信息。如1948年2月23日《南洋商报》有这样一段：

程氏原籍安徽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为我国驻巨港领事，苏门答腊陷落期间，渠冒险逃脱，途间因所乘战舰受日机击沉，获救赴澳，嗣后调任为南太平洋美属亚皮尔（Apia）领事馆领事。⁶

此段“冒险逃脱”经历，端是传奇。“本记者从极可靠方面获悉”，驻星总领事馆领事遗缺，由程家骅继任。7个月后，程家骅与马天英乘同一轮船抵达新加坡，报纸报道的是“怡保首任领事程家骅”和“马六甲领事马天英”。⁷他们两人的衔头个别有异。到了9月3日，程家骅抵达马六甲，正式担任驻马六甲领事，而马天英则是驻怡保领事。看来领事委任方面的信息并不那么可靠，或许中间临时调换亦不可知。后来报道，驻新加坡的领事是李琴。⁸

来马六甲之前，程家骅驻印尼巨港，直到日本蝗军入侵。他被“调任为南太平洋美属亚皮尔（Apia）领事馆领事”，其时亚皮尔乃萨摩亚（Samoa）首府。萨摩亚是一个南太平洋岛国，约位于夏威夷与新西兰的中间、美属萨摩亚的西方，为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中心，到了1962年才独立。40年代基本上还是一群未开发的荒岛，从这里抵达新加坡需要几个月的乘船时间，确是天涯海角。程家骅获悉调职华侨众多的新加坡、马来亚，可以想象其愉悦的心情。1948年9月3日，程家骅抵达古城马六甲上任，华人侨社隆重欢迎，淡冰火车站（即淡边站——Tampin）人头汹涌，报章形容是“车站车

⁵ 《沈慕羽日记》（未出版）。

⁶ 〈驻星总领事馆领事遗缺·外交部已派定程家骅氏继任·氏现任美属亚皮尔领事·交通不便约六月间抵星〉，《南洋商报》，1948年2月23日。

⁷ 〈程家骅马天英两领事·乘轮抵星海今晨登岸〉，《南洋商报》，1948年8月25日。

⁸ 〈李总领事今晨可抵星〉，《南洋商报》，1948年9月3日。

水马龙商会群贤毕集”，陈祯禄、吴志渊、陈期岳、吴仲坦、宋廷滨、周卿昌等名流迎驾，“车水马龙，冠盖云集，程领事下车后，笑容可掬，与欢迎者一一握手为礼，旋即乘特备汽车来呷，馆轂相接，浩浩荡荡，极为壮观。”真是风光极了。⁹

程家骅给当地华社的印象极好。“颀长的身材，儒雅的风度”、“谦恭和蔼的笑容，况毅健旺的精神，尤予人以一个难忘的印象。”¹⁰他在马六甲与侨社互动不在话下。可以想象，一个边界古城来了一位大国大臣，华人社群是何等振奋。他巡察各地都受到热情的欢迎。马六甲诸多华人团体的活动，如就职典礼、教师节、剪彩等，都会邀请他以监察员或贵宾的身份出席，如1948年9月17日马六甲沁兰阁音乐社复兴及第一届职员就职典礼，他在拍摄全体照时显然是一位重点人物。现存的中华民国外交档案里，还有程家骅手书有关马来亚政经调查和马六甲侨社状况的报告。¹¹

不过只一年余，马来亚英国殖民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驻马六甲领事馆行将关闭。1950年1月7日，以程家骅署名的〈告侨胞书〉在报章发表，有下一段：“我驻马六甲领事馆奉令于卅七年九月十四日开馆，弹指光阴已逾一载……本馆于元月六日接获当地政府通知，谓英政府于六日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谨遵我外交部电令，于七日上午十一时率领全体官员下旗，关闭领馆……程家骅谨启卅九年一月七日”¹²

也在同一天，中华民国马六甲领事馆举行了闭馆降旗礼，报章的报道颇为感人：

……程领事沉痛情绪溢于言表，众皆肃穆，其悲而流泪者，大不乏人，旋在领馆门前举行降旗式。由刘明波、欧宗光吹奏国歌，程领事、金念祖领事、彭海成主事，居前率领，新路侨胞均竚立门口，歌声庄严和平，此为呷侨集体歌唱中之最动人者，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将降下时，招展飘扬，缝下时，旗顽有不听命之意，煞费时间。始降下，去年开馆旗手为陈天木及陈锡祉，曾几何时，今年闭馆又由彼两充当旗手，令人感慨万千。¹³

更值得令人玩味的事，程家骅竟有一段“临别赠言”。他说，

以他一年以来的观察和体验，认为古城的华侨社会间仍须精诚团结，侨领间尤须捐弃成见，互助互爱，今日国事如此，无非为党内有派，派内有系，貌合神离，驯至不能收拾。吾侨胞素来爱国，幸勿蹈覆辙。本人在呷建树殊少，个人

⁹〈我驻甲程家骅领事·抵甲后受欢迎·车站车水马龙商会群贤毕集〉，《南洋商报》，1948年9月3日。沈慕羽曾担任过《南洋商报》驻马六甲通讯记者，此段文字有可能出自他之手。他晚年回忆说：“当他（程家骅）抵步时受全呷社团热烈欢迎，陈祯禄且亲至淡冰车站迎接。”（1976年3月17日“程家骅的悲哀”日记），追述与当时报道几乎完全相符，又是一佐证。

¹⁰〈怀着出嫁女儿的心情·访问从娘家来的亲人·程领事访问记〉，《南洋商报》1948年9月10日。

¹¹台湾国史馆档案史料文物查询系统。

¹²〈告侨胞书〉，《南洋商报》，1950年1月9日。

¹³〈甲领事馆前日举行下旗礼·程领事不日将返台湾〉，《南洋商报》，1950年1月9日。

一俟诸事有着落，将赴星一行，然后回台湾。¹⁴

在职只一年，他对马六甲华社的派系纠葛了解甚深。最后说“将赴星一行，然后回台湾”，对照于后来的发展，他决定留下，其心理牵动，引人遐思。

驻怡保领事馆也在1月7日关闭。¹⁵当时民国政府财政极度拘谨，“我中央政府自南京撤退后，对于驻外使领馆经费，自民国三十八年春，既未能按月汇发。”¹⁶在吉隆坡，曾发生了官员遣散费的纠纷。¹⁷领事馆关闭，连家俤也当做拍卖以救助“难民”，总领事李琴这个举止当然引来了不少非议。¹⁸外交人员丢冠，生计顿成问题，必须另谋高就。当时程家骅面临着一个抉择——是留，还是走？虽然是公布会“回台湾”，但他还是留了下来，做了一个下半生极为重要的选择。当时他约50岁，人生的旅途至此，尚有一段旅程，留下来或许会更上一层楼。

程家骅是非常喜欢马六甲的。他上任时，记者询问他对马六甲的观感，他“以欢愉的情绪”回答说，“马六甲是全马来亚，以致可说是南洋各地，最富有中国风味的地方，由于连日参观了几处古迹后，更隐约可以看到先人的血汗所缔造的劳绩，那是正值得千古凭吊，永世讴歌的呢！由于我中华子民五百多年来辟芜拓荒，惨淡经营的结果，使今日的马来亚成为遍地黄金的乐土，这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¹⁹这应该是他选择留下来的重要原因。

当时英国政府加紧了对这些外交人员拉拢，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也进行心理攻势。沈慕羽日记1961年12月9日有一段记述。当时马天英来访，沈慕羽、程家骅、马天英，“由下午二时谈到午夜”，“在程家骅家道及大陆沦陷时，他正任怡保领事，最先劝他靠拢的是英政府，次是陈嘉庚派其新加坡人士来说项，第三个才是伍伯胜……”

（1961年12月9日“马天英来访”日记）。伍伯胜乃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程家骅和马天英后来都做了留在马来亚的选择。沈慕羽还记述了当时一位“随习领事”何孟华，也留了下来。²⁰

程家骅卸任后，保持了与华社的联系，仍然受到马六甲华社的礼遇。1951年，联合邦华人教育调查团方卫廉与吴德耀抵达马六甲，为他们后来撰写的教育报告书收集

¹⁴同上。

¹⁵〈怡领馆亦于昨下旗闭馆〉，《南洋商报》，1950年11月8日。

¹⁶〈前驻隆总领事李琴·分函星马各方公开宣布·闭馆时被馆员索领遣散费·外交部不许核销迭令追缴〉，《南洋商报》，1952年4月11日。

¹⁷同上。

¹⁸〈拍卖领馆傢俬捐作救济难民·昨部份移送当地政府·同侨盼李琴开列清单以取信·因该领馆傢俬多属侨众赠送〉，《南洋商报》，1950年1月18日。

¹⁹〈怀着出嫁女儿的心情·访问从娘家来的亲人·程领事访问记〉，《南洋商报》，1948年9月11日。

²⁰沈慕羽2003年3月9日“何孟华逝世”日记：“战后中华民国驻马六甲领事是程家骅，副领事是戈家驹，随习领事是何孟华。孟华是何盘铭的侄女，肄业于暨南大学，与锺敏璋是同学。大陆沦陷后，马中又建交，何孟华就整居淡边了。我没见到她，她虽有高等学历，却未见参与社会活动，就此默默无闻。昨阅讣闻，才知她已蒙主恩召，享年91。她没结婚，谊子尧盛是医生。”60年代何孟华还有出席马六甲暨南大学同学会的联叙会。〈甲暨南同学会举行秋季联欢〉，《南洋商报》，1963年10月8日。

意见，马六甲几位意见领袖，包括沈慕羽、吴志渊、程家骅，都有提供见解。²¹同年，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举行新职员就职，就礼请他监誓并致训词。

1952年9月12日，“马华公会驻英义务顾问”巴素博士在马六甲举行教育座谈会，程家骅担任翻译。²²马华公会召开马六甲教师公会职员及市区各华校董事开教育问题座谈会。宋廷滨代表董事意见，提出五点：一、应保存中华文化在马来亚自由发展；二、应无条件津贴华校经费与各民族学校平等；三、协助华校建筑校舍计划；四、提高华校教师待遇；五、切实施行教员公积金及年功加俸制度。巴素回应说，改善华文教育政策，应该先健全本身组织。²³

1953年，沈慕羽编辑的《古城月报》创刊一周年，程家骅有贺词〈古城月报周年纪念〉：²⁴

光阴荏苒，日月不居，转瞬间已是《古城月报》创刊周年吉日良辰，在此一年常中，《古城月报》已极尽宣扬启导的任务，不因经济的打击而中辍，不因马共的疯狂恐吓和威胁而动摇其信念和立场，始终挺起胸膛，与恶势力奋斗，揭橥正义的旗帜，拆穿共匪的诡谲奸伪，使侨众认清共匪的狰狞面目，免受蛊惑而入歧途。此种英勇精神，深值得我们衷诚钦佩。

际兹大陆沦为共匪铁蹄践踏和蹂躏，我侨祖宗坟园变为废墟，父母兄弟妻子姐妹等被其清算、斗争、参军、屠杀等毒辣手段，到处都是血腥的气味，遍地哀鸿，饿殍载道，惊心怵目，惨不忍闻，近观马共到处猖獗，迫害我侨身家财产，捣乱社会秩序，使我侨不能安居乐业，见共匪的手段，到处均出一辙，此时更希望《古城月报》一本以往的精神，增强宣传，积极奋发，协助当地政府反共工作，早日扑灭匪患，使马来亚华侨能安居乐业，值此纪念良辰，谨献芜词，藉表贺忱。

反共的词汇很丰富，特反映当时华社主流右倾的思维。

后来程家骅尝试以印刷商为业，在文化界尚有领导地位。1956年，马六甲十印刷商决组印务商公会，推程家骅等为筹委。²⁵但是他对这项行业并不太熟悉，不久即放弃。差不多同时，他也加入了马华公会，1955年1月8日马华公会马六甲青年团成立时与联盟委员会的大合照里，有他的身影。²⁶翌年，他参选过马六甲市议会竞选。1956年11月25日《南洋商报》有一则新闻：“程家骅沈慕羽吴志渊住宅商店·昨被涂黑油·此事

²¹ 〈联合邦华人教育调查团·方卫廉吴德耀抵甲·在参政司邸召请数位教界名流会谈·呷华教师公会提陈七点意见〉，《南洋商报》，1951年3月25日。

²² 〈巴素博士驾临甲埠·参观新村慰问村民·对马教育问题甚为熟悉〉，《南洋商报》，1952年9月14日。

²³ 《古城月报》，第八期，1952年10月1日。

²⁴ 《古城月报》，第十三期，1953年3月1日。

²⁵ 〈马六甲十印刷商·决组印务商公会·推程家骅等为筹委〉，《南洋商报》，1956年11月6日。

²⁶ 见〈吴志渊〉一章，收入何启良，《沈慕羽日记研究·交游篇：结客行》第二卷，马六甲：沈慕羽书法文物馆，即将出版。

相信与市议会竞选有关”。²⁷他亲身尝试到马来亚政治现实是什么一回事，里面充满了丑化与抹黑伎俩，以及权霸无形的厚黑学。他竞选市议会最后也没有成果。

他在马华公会期间，与陈清水、沈慕羽等来往甚密，当时马六甲马青团活跃，程家骅作为一位较有社会名望的人物，也被邀参与活动。如1960年6月3日马六甲马青团举办“精神晚会”，第三支副团长陈清水演讲，身为“马华甲分会义务秘书”的程家骅也作了专题演讲《党员和团员信仰的问题》，公开呼吁华人加入马华公会。当晚甲马青团署理团长沈慕羽也有讲话。²⁸

1961年，马六甲育民中学董事部聘请程家骅为校长。他在学校担任此职一直到1967年退休为止。期间，育民中学接受改制，是在他当校长任内的事情。

三、“程家骅突来访”

1961年沈慕羽日记才开始出现了程家骅这个名字，²⁹出场次数并不多，没有太多对话或大书特书的事件，大部分都是有关携带朋友来访、共同为朋友作证婚人、参加文化活动（如书法、演讲比赛）等。从这些活动描述里，可以知晓他们有共同朋友，如黄润岳、王宓文、王佐、刘荧、何明湖等。当时他已经离开了政界，在教育界开始展开另一种生活。

以下几则沈慕羽日记可以作为佐证：1961年1月22日：“五时，程家骅携王白山、贾伊威来访，久别重逢，喜不自胜，惜二等缠身，未获长谈，殊憾。”1961年4月30日“演讲比赛”日记：“晚八时，第三支团主办精神晚会，颇成功。会中干训班同学会成立，由余监誓。其后有合唱，口琴均够水准。柯明田之横笛作鸟鸣最博掌声。十位团员参加演讲比赛，演词精辟，气概轩昂，由顾豪、程家骅及余任评判……。”1961年9月30日“王宓文过呷”日记：“正午时分，程家骅突来访，谓王宓文先生经呷，邀余同用午饭。”1962年10月2日“王姚结婚”日记：“姚金莲与王江成于今日上午十时半在呷婚姻注册局结婚，请余及程家骅为证人……”。

当时沈慕羽活跃于马六甲华校教师会。程家骅已是育民中学校长，也有参与教师会活动，在理事会里职位不低：1961年程家骅被选为教师会副主席。

上午十时教师会举行复选，余又以十二票之绝大多数，复选为正主席，程家骅及王佐各为副主席，天木及明炎为正副总务，其他职员多无甚变动，事前虽风声要推倒我，但我如不倒翁，以目前情势，左势力虽侵入，但仍须我支持及应付当前局面，不得不仍借重我。

我在会中特别强调，本会绝无党派之争，更无色彩，在办公时间内，如有外人

²⁷ 《南洋商报》，1956年11月25日。

²⁸ 〈甲马青第三支团举行精神晚会·陈清水勉团员联络他族·程家骅吁华人加入马华〉，《南洋商报》，1960年6月27日。

²⁹ 1960年沈慕羽日记遗失，故从1961年开始。

最好勿入本会办公室与书记商议党务，以便人家说我会被人利用，为谒见民众之处。(1961年10月8日“教师会复选”日记)

当时左派和右派政治势力在各华社社团里角力，冲击到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沈慕羽乃马华公会领导，故说有左派势力企图推到他。程家骅也应该是在沈慕羽这个阵营里。他呼吁各界人士视华校教师会为非政治场所，勿把政治斗争带入。可见当时政治势力其实无所不在。1962年9月30日“教师会复选会”日记：

游行后赶回家，未及休息即吃饭，抵教师会时已一时矣。

开会时余致词强调选贤与能，举不避亲，并强调会中不容有派别存在。旋即进行选举，余不愿接受提名为工会主席，大家一再挽留。左翼分子亦假慈悲，坚持非余担任不可。历时一旬钟，固辞不获，只好承受下来。副主席为丘子华，财政为郑秉义，秘书为刘士琪，公会主席为王佐及程家骅，总务陈天木，其中大部份职员为进步分子，照今日情形观之，左派仁兄事先有极完密之联络，故所投之票非常集中，吾人却听其自然，加以大家不热中名利，故多落选。两会前途，有左派分子混进，能否乐观，犹未可知也。

1961年11月5日华校教师会新理事举行首次会议，有一项决议：“派沈慕羽、程家骅、王佐出席十二月十三日全国教总会常年大会。”(1961年11月5日“教师工会第一次理事会”日记)。沈、程、王无疑是同一派人。

1961年也是全马华文中学面临改制命运的一年。育民中学董事会决定接受改制，人事与组织都面临了一次不小的改革。沈慕羽日记有这个记录：

据悉育民中学因接受改制，将于明年起裁退五位教员，其中两位为台湾聘来之文史教师云，程家骅立场如何，现在还是个谜。(1961年11月9日“育中将辞退五教员”日记)

育民中学在马六甲是首屈一指的中学。学府创办于1920，开始是在马六甲永春会馆办夜校。1942年至1946年，因日军占领马来亚，校务因之停顿。1946年复办。翌年1947年育民中学成立。1961年，在华社和反对党激烈反对下，国会通过《1961年教育法令》。华文中学面对两个选择：接受政府的津贴和条件进行改制为国民型中学，或是不接受政府分文津贴，成为独立中学。育民董事会决定接受政府津贴，1962年正式改制为国民型中学。程家骅刚好在接受改制那年主持校政。

程家骅并非办教育出身，其办学理念为何？限于文献，不易知其全貌。以下文章，是他在育华中学任校长时为学生毕业刊所撰之序文：

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阐明学无止境，吾人终生均在求知力学

中。诸同学甫出校门，学识经验仍嫌不足，亟待继续深造，精益求精，以适应大时代之需求。惟是个人环境不同，遂有升学就业之别，然学问之探讨，并不因升学就业而有差异。学校科目与工作经验同为进修之途径。苟能坚志专一，虚心钻研，则随时随地均为学习场所，何患学无所成？古今中外知名之士，多由自身刻苦奋斗，终能一举成名，出人头地。孔子无常师而贵为万世师表，爱迪生工读之余，竟能成为全世界最伟大之发明家，足资明证。

为学之道虽重求知，然品德修养亦为学者当务之急，绝对不可忽视，有学无品，则是推波助澜，增加为非作乱之机会。左传所述三不朽，乃以立德为先，盖世法非德无以维系，而德教首重孝悌，养志承欢，兄友弟敬，以为修身之始。继之以忠义仁爱学成坚贞不拔，浩然正气，既具宽仁博爱之心，更明成仁取义之理。然后廉洁自持，诚实感人，始能达到进德修业之要求，往昔圣贤，明以教我，际此折柳期近，特将“求知立德”四字，做为临别赠言，愿与诸同学共勉之。³⁰

求知，即探求知识，而立德，即提高自身修养和道德质量。程家骅“求知立德”之理念，自然脱不开中华文化传统提倡教育必然是发展德智体美的范畴。他认为，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学生能够在知识上与道德上继续发展，必须“坚志专一，虚心钻研”，以“忠义仁爱”为先，最后才能“成仁取义”。可以看出，他坚持着的是儒家教育理想与目标，即把自我人格的完成与理想社会的建构联系起来，从而反思人生存在的价值。

四、晚年寥落

60年代下旬开始，程家骅从育民中学卸任，退休后闲居在家，没有太热心参与社会事项。沈慕羽与他也没有太多来往，至少在日记里并无记载与彼之互动。虽然是同居住于人口密集和面积不大的古城，但显然是“比邻”若“天涯”。青云亭每月例定有素筵，借资联谊，邀请文化界和社团人物出席，亦不见金星法师相邀。程家骅日暮残年的近况还是友人何明湖相告的。1976年3月1日“老病可怜”日记，沈慕羽写道：

中午何明湖来还保费时，说何葆仁博士拟不久来呷访老友，郑文胜、程家骅、王作槐均半身不遂在医院疗养。据说程家骅于上星期六从床上跌下，就中风不语。程家骅在大陆变色，领馆下旗后，没归队……后来主持华商印务，不内行失败，转入培中教书，旋掌育民中学，十年前退休，落魄至今。放债及赌股票渡日。看到他们，想到自己，余年如不享受，还待何时？

³⁰ 程家骅，〈序言〉，《1966年马六甲育民中学高中第10届毕业纪念刊》，马六甲：育民国民型中学第10届高中三毕业纪念刊筹备委员会，1966。

听到老友消息两个星期后，他就闻到噩讯了：

前驻马六甲领事程家骅于昨日病逝中央医院，享年七十一，渠于十日前脑溢血，即不能言语，因久患糖尿，成并发症，病况始终不好转。

渠毕业于燕京大学，曾任巨港领事，战时在太平洋中沙摩亚任领事，战后任呷领事，正值中国为四强之一，当他抵步时受全呷社团热烈欢迎，陈祯禄且亲至淡冰车站迎接。

他的灵柩停放在同安金厦会馆，致祭者只有几个老友，华人领袖，学校董事绝迹，灵堂阴沉凄凉，世态之冷酷，可以想象。

他无亲生子女，留下一屋，一些股票而已。（1976年3月17日“程家骅的悲哀”日记）

日记还有一则有关程家骅的遗孀。1986年，程太太和她的养女来看沈慕羽：

程家骅的太太魏女士带其养女来看我，要我在她的新加坡所得税表上签证，因她手上还有几张新加坡股票，可领得利息三百余元。她样子憔悴，满脸皱纹，我问她近况，她说就靠着这女儿在冯公司做事每月赚点薪水维持生活，而这女儿接到公司的通知，由下个月起不续聘，这无异断了炊。她请我代寻工作，我说如今缺少教师，最好当临教，但她的国语没有优等，不知如何是好。（1986年1月24日“落魄的程太太”日记）

程家骅夫人谋生，然而“她的国语没有优等，不知如何是好”，也是当时许多华裔欲当华校临教达不到的条件，犹为不国家政策合理之事添了一条不幸的注脚。

从沈慕羽的人生角度而言，程家骅晚年有点凄凉，因为无后，交游零落，而马六甲华人社会最后也没有给予太多的肯定，当初他曾代表过的“祖国”大概也把他遗忘了。一位外交官员出身的人物最后遭遇如此凄切，沈慕羽给予无限的同情。

然而，我们若退一步臆想，这或许正是程家骅一生所求。繁华后在平静中慢慢享受岁月的流淌，走向无可避免的终结，颐养天年，青灯墨砚黄卷，不正是尔安归之道？江湖寥落，从清末民国初立，从大陆退守台湾，他一生从北京到马六甲，其中路途，经历乘风破浪，抵达蕉风椰雨之地，无论是内政或外交，政坛或杏坛，不能说毫无成就。程家骅死后为时人和后世留下的悬案颇多，如为何选择留下？其政治身份转换何以如此之快？置放在会馆的宁静灵堂，已经没有答案，但是总比那些所谓马来西亚华团“治丧委员会”的喧嚣丧礼更为穆肃。他祖籍安徽潜山，而潜山“幽岩邃谷，穷之益深，潜之取义也”，正可喻其一生之隐伏。

五、余论：“遗民”与“移民”

综看程家骅的一生，他最踌躇满志的年代乃他任中华民国领事之时。离任后也曾有一段时期在马六甲华社相当风光。他的外交官经历以及外语能力在文化程度较低的华社官绅之间，显得不寻常。他从政、从商并不如意，卑躬屈膝的生活不是他能适应的，最后还是回归到教育，做一位恪守本分的中学校长，桃李虽有，但是说不上满天下。1987年，程家骅逝世十周年，他的一位门生许万忠写了一篇〈纪念程家骅老师〉。我把此文节录，可当为对程家骅风范的缅怀：

程老师原籍安徽潜山，却在北京长大。他出身书香世家，是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生。毕业后，在燕京大学任短时期讲师，之后投入外交界，曾任印尼、纽西兰、新加坡等地区领事。他的最后一任官职，是中华民国驻马六甲领事。大陆变色，国府迁台后，他选择在马六甲居留，失去了外交人员身份，只是一个普通公民。他多次同我们说，当时他只要向台府认同，就可以当公使衔的总领事，或者买个官位都可以，可是他没有这么做。脱离外交界后，他转入商界，投资华商印务公司，而且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曾当甲市议会候选人。一介书生，不能适应尔虞我诈的商业社会，他的良知和耿直性格，也不能见容于政界。最后，他走上教育界，当孺子牛，把一生所学，传给下一代。他选择了应该走的正确道路和方向。³¹

许万忠也许透露了一个我们对程家骅留在马来亚的疑惑：他没有随着领事馆的关闭回到台湾，是因为他不能认同“台府”。“当时他只要向台府认同，就可以当公使衔的总领事”。所谓“台府”，即从大陆迁移到台湾的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现在我们只能猜测程家骅为什么不能认同“台府”。他内心的传统大中华意识以及对国民革命政府的认同，不允许他臆想离开大陆后还会有合法性和正统性的政府可言，然而他又不能认同在大陆夺得政权的共产党。与其跟随“流亡”政府，不如自身“流亡”。

程家骅最后的选择是做一位中华民国的“遗民”，身在马来亚，就把此地当作故乡吧。或许称他为一个“移民”也适当，事实上他后来的活动也证明他非常努力在地化。1949年中国大陆朝代替换，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徘徊，有立场坚定的外交官，也有流离到香港。像程家骅这样的身份选择留在马来亚的，还有马天英、黄润岳、马俊武、何孟华等。

民国百年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流离史，马来亚有很丰富的一章。程家骅、马天英、黄润岳流落异域，只不过是其中的三位而已，还有属于教育圈和文化圈的，名单很长，如蔡任平（1893-1969）、何葆仁（1895-1978）、孔翔泰（1896-1969）、余超英（1896-1992）、陈济谋（1896-1965）、张礼千（1900-1955）、黄珍吾（1901-1969）、

³¹许万忠，〈纪念程家骅老师〉，〈商余版〉，《南洋商报》，1987年3月3日。

林连玉（1901-1985）、王宓文（1903-1972）、沙渊如（1908-1987）、萧遥天（1913-1990）、周曼沙（1916-1987）、叶鸿恩（1916-2005）、钟敏璋（1914-1990）、宋哲湘（1914-1988）。独立观之，他们的个人命运与遭遇有其特殊处，然亦群体视之，他们实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缩影，其花果飘零的宿命，构成了一幅时代的图像。

【征引文献】

许万忠，〈纪念程家骅老师〉，〈商余版〉，《南洋商报》，1987年3月3日。

许文堂，〈1949年中国变动之际外交官员的认同抉择——以驻法国使领人员叛国附逆案为中心〉，收入台湾教授协会编，《中华民国流亡台湾六十年暨战后台湾国际处境》，台北：台湾教授协会，2010年4月，页52-86。

许云樵，〈星马设领始末考〉，《星洲日报》，1960年1月1日。

《沈慕羽日记》（未出版）

《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不同年份）

程家骅，〈古城月报周年纪念〉，《古城月报》，第八期，1952年10月1日。

程家骅，〈序言〉，《1966年马六甲育民中学高中第10届毕业纪念刊》，马六甲：育民国民型中学第10届高中三毕业纪念刊筹备委员会，1966。